



PANORAMA OF
HUMAN LIFE
人类生活图卷

古非洲生活

揭开时光的封印 触摸真实的古代生活

汕头大学出版社



和气势磅礴、翻云覆雨的宏大历史画卷相比,“人类生活图卷”所呈现的,是一幅“另类”历史画面。

在这里,那些显赫的帝王将相、历史名人等均被排除;那些纷乱的政治纷争、重大的战事与革命等,也均被摒弃。叙述所关注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个更大的团体。它以大洲、国家或族群三个不同的概念为范围,圈定叙述的空间框架,并从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择定一段时间——自这个人群发展伊始直至现代以前(基本截止于18世纪),以人们的生活——如劳作、一日三餐、婚恋、生育、教育、医疗、艺术、终老等块状的内容——为核心和主线,将特定时空下的那些平民主体(如平民、奴隶、士兵、工匠、妇女、儿童等)的生活情态一一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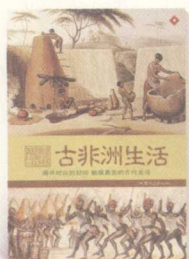
视洗澡无异于自杀的欧洲人,打发妻子陪到访客人睡觉的荷兰人,赢了球赛反而丧命的美洲人,混迹于社会上层的中国青楼女子……

这些在今天令人骇异的生活场景,曾经如此真实、自然地存在于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人类社会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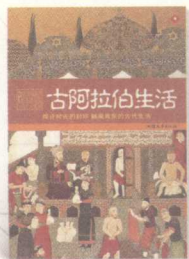
这样的呈现是细节的:是有关于一个个有名或无名、个人或群体的故事的叙述;

这样的呈现是宏大的:总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保证所有的细节都是当时历史的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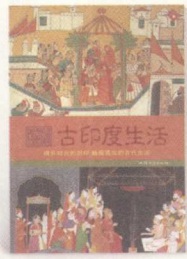
这样的呈现是私人的:叙述对象的非公众性、叙述内容的私密性、写作者个人角度与趣味的渗入……



《古非洲生活》,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阿拉伯生活》,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印度生活》,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美洲生活》, 汕头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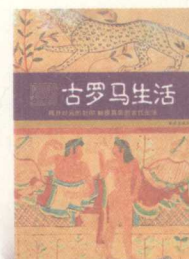
《古中国生活》, 希望出版社



《古埃及生活》, 希望出版社



《中世纪生活》, 希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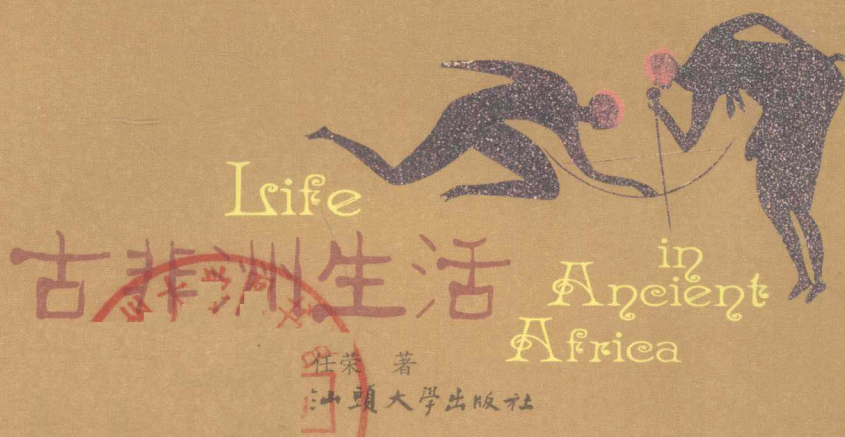
《古罗马生活》, 希望出版社



《古希腊生活》, 希望出版社

K402
R522

-6



K402
R5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非洲生活 / 任荣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9.6

(人类生活图卷)

ISBN 978-7-81120-626-5

I. 古… II. 任… III. 社会生活—历史—非洲—古代 IV. K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6987号

Copyright © 2009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提供:  www.fototee.com

古非洲生活

LIFE IN ANCIENT AFRICA

著 者 / 任 荣

责任编辑 / 胡开祥

特约编辑 / 林 颖

装帧设计 / 唐 薇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话 0754-2903126

经 销 / 新华书店

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 × 1020mm 1/16 13印张

版 次 /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1120-626-5

定 价 / 35.00元

咨询电话: 020-38865309



古非洲生活

LIFE IN ANCIENT AFRICA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序言 6

第一章 黄色和黑色的土地

种族与部族的摇篮 9

拂去古文明的尘沙 14

非洲不是孤岛 20

第二章 社会生活

酋长与国王 27

部落和家庭 34

社会各阶层 40

第三章 市井之间

城市兴衰 47

活在上层 54

坐贾行商 59

手工与匠艺 66

第四章 乡村人家

耕作灌溉 71

狩猎采集 77

畜牧游牧 83

第五章 婚姻与情爱

婚姻形态 91

贞操与情欲 96

终身大事 100

婚后生活 106

第六章 家居生活

房屋与居饰 111

饮食为先 117

饮食风俗 124

巫术是生活的一部分 130

第七章 穿衣戴帽

服饰观念与习俗 135

男女装束 140

美饰增色 143

第八章 梳妆打扮

对美的迷恋 149

沐浴与盥洗 154

头上的风景 158

第九章 娱乐时光

节日庆典 163

音乐和舞蹈 169

口传文化 174

游戏竞技 179

第十章 生老病死

生儿育女 185

青春期 189

从巫师到医生 195

灵魂的归宿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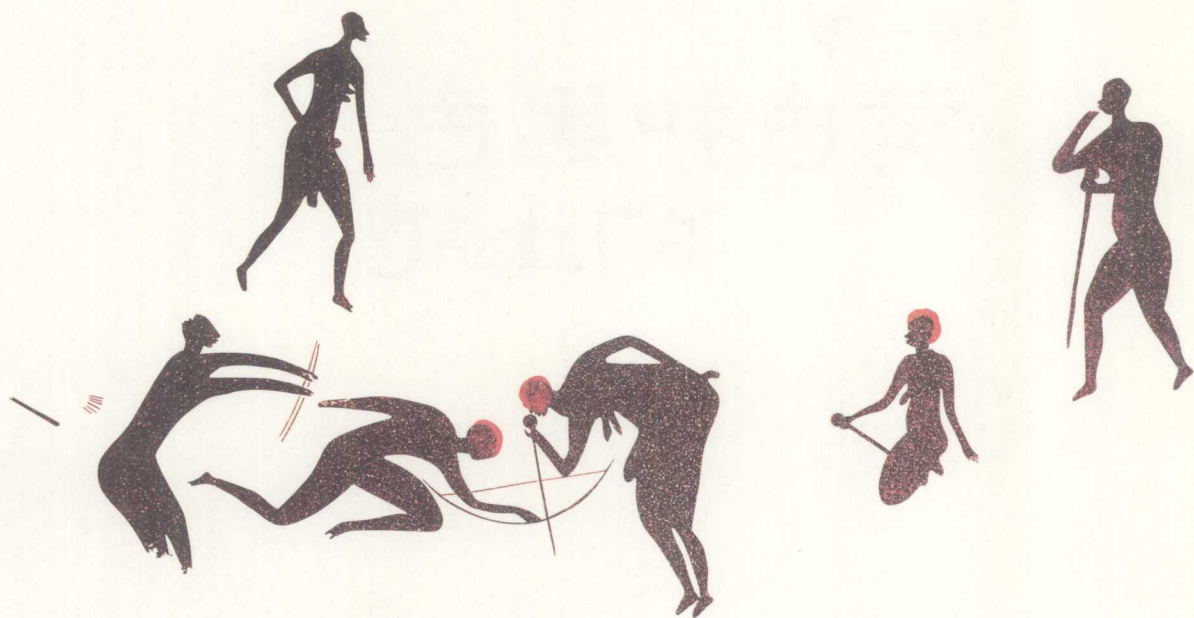
序言

PREFACE

自16世纪以来，在世人加诸于非洲人、非洲文明和非洲历史的种种判断和评论中，除描述古埃及的以外，颇不乏偏见和误解，以致非洲内陆在很长一段时间显得野蛮神秘、光怪陆离。到现在，虽然渊博的历史学家们早已通过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和学术论文，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文明的发展轨迹，一个个王国的兴衰历程，一个个部族的世系渊源，但我们仍然想知道，在那些为世人所称艳的奇特民俗与绚丽风情的背后，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真实生活过的世世代代的普通居民，他们是如何度过各自平凡而具体的人生的。

克罗齐有一句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以当前的现实为参照，以当前的理念所及为界限。在“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引入历史领域之前，历史往往只是帝王将相史，一方面正襟危坐地保持着与普通人的隔膜，另一方面又任人涂抹粉饰以致面目全非。在“宏大叙事”概念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找到成王败寇的盛衰兴亡，却很难发现具体人性的藏身之所，也很难觅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近年来，由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系列和法国阿歇特出版社的“日常生活丛书”系列的出版深获好评，表明无论研究者还是读者，都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重构越来越感兴趣。

在空旷的内陆高原上散落的部族群落中，在中世纪熙熙攘攘的贸易城镇的寻常巷陌里，在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的缝隙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了哪些变迁？人们如何艰苦劳作，又如何享受生活？尼罗河谷的农夫、热带雨林的猎人、努比亚的弓箭手、古埃及的文书、廷巴克图的工匠、逐水草而居的牧牛人、沙漠驼队的商人、马赛部落的豹皮酋长、草原棚屋里的人家、随鼓声而舞的巫师、花园里举行欢宴的王公大臣……他们各自的生命中曾有着怎样的悲喜？在他们的后房内院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衣戴帽、迎来送往？他们如何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些“私人生活”细节，往往是大部头的历史书籍无法告诉我们的。



拂去千年尘沙，还原历史细节，回到古人的生活现场。生活因为变动不居而常新。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面貌和生活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正如菲利浦·阿利埃斯所述，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特征源于遥远的过去”，还有一些特征，“则比较近，它们必定会发生变化，会在不断的发展、流失或变化之中最终变得难以辨认”。拨开蒙在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上的迷雾，我们会发现，古代非洲人的生活，也与我们相似：琐碎中有温馨，芜杂中有脉络，民生多艰中有激滟风情，生老病死中有悲欢离合。

拼缀古代非洲人的日常生活画卷是一件吃力的事。很多文明的碎片已被历史的风沙剥蚀，很多部族也在民族长河的变动中湮没无闻，我们唯有从那些遥远的传说故事或者一块半块的断瓦残垣中捕捉些许吉光片羽。资料的缺乏，文化的隔膜，时间的旷邈，地域的辽阔，部族的多样，都我们的工作增添着难度。在古老的非洲，有多少个黑人部族就有多少个传统社会，有多少种传统习俗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北非柏柏尔人的世界与南非祖鲁人的世界，古埃及人的生活与古努尔人的生活，细究起来，往往有着天壤之别。从各个方面对古代非洲人——尤其是古代黑非洲人——的生活面貌做出确切而详尽的描述与勾勒，绝不是这本小书能力范围所及之事。本书只是在有限的资源里，尽可能将散落在各种文献和资料里的碎片，以普通人的生活为经纬，以画面形式展开。但愿，对古代非洲“私人日常生活”细节的探索，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次抛砖引玉之旅。

第一章

黄色和黑色

的土地

YELLOW AND BLACK SOIL



种族与部族的摇篮 *The Cradle of Races and Tribes*

▼伯西里峨陶工在制造陶器。卷发和黑皮肤的伯西里峨部落一直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中部平原上。

非洲是黑人的故乡，
但是非洲人并非全是黑人，
无论是现代非洲还是古代非洲。
在这片灼热而广袤的大陆上，
无数部族曾经繁衍，
生息，繁荣，衰落，迁徙，融合。
他们的血脉沿着史诗、神话、传说，
沿着长河潮汐与大漠驼铃经久绵延。



三大种族在非洲



古老非洲的一则创世神话这样讲道：

“创世者乔奥克在世上到处徘徊。在白人的土地上，他找到了一种纯白色的土或沙，用它造成了白人；在埃及的土地上，他用尼罗河的泥造成了红色或棕色的人；最后，他来到了希卢克人的土地上，在那里找到了黑色的泥土，就用它造出了黑人。”

非洲是种族的摇篮。距今约12000年前，非洲大陆上已并存着白色与黑色人种。以后外来民族不断移入，使这里的种族构成不断发生变化。2000多年前，马来人（黄种人）自东南亚移入马达加斯加岛，此后便一直定居在那里。7世纪起，随着伊斯

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白种人）自西亚大举迁入北非和西非，并逐渐向撒哈拉以南渗透。经过长期迁移、混合和融合，各大人种间出现了一系列的过渡类型。于是，三大种族与其间交错的混血人种，便构成了古代非洲复杂的种族流变版图。

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是属于欧罗巴人种——即白色人种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古埃及人等，他们是古代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移民，人口数量不及黑人，但分布较为密集。虽属白人，他们的肤色却从浅白到浅棕不等，越接近赤道，越明显地带有黑人的特征。7世纪以前，埃及人曾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信仰阿蒙神教，然后，改信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大部分埃及人成为安拉的信徒，阿拉伯语也成为通行的语言。其他民族亦然。唯有藏身山区和沙漠绿洲的部分柏柏尔人倔强地保留了原有风俗和血统。

在非洲第一大岛马达加斯加岛上，居住着另一个种族，他们是亚洲黄色人种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一群伟大的航海家，历尽万难，从东南亚漂洋过海陆续来到这里，与当地黑人杂居，逐渐融合，形成了马尔加什人。马尔加什人既有亚洲类型：浅褐肤色、一头直发、体态纤小；又有黑人类型：黑肤厚唇、头发卷曲；更多的是混合类型。

黑色人种散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阔大陆，是非洲最主要、也是最古老的居民，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常



▲ 不戴面纱的柏柏尔妇女。她们喜欢用染料把皮肤染黑，身上戴着珠宝，走起路来发出叮当声。

被称为“黑非洲”。他们在艳阳下裸露着深褐色、巧克力色甚至是纯黑色的皮肤，无论有无汗水，都闪耀着别样的光芒。他们有轮廓分明的脸庞，卷曲而美丽的黑发，晶莹而深沉的黑眸，丰厚的嘴唇和宽大的鼻孔。这是热带非洲独特的阳光、气候、湿度等环境所造就的特征。宽大的鼻孔有助于散热；深色的皮肤可以抵御太阳的射线，特别是紫外线的渗透。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种集团，虽然同属黑人，但在不同区域，其特征、部族、宗教、语言却千差万别，缔造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传统。

古非洲居民，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居民，大多以部族群居而生活。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究竟存在过多少个部族，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据统计，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分布着1000多个部族，他们的语言有800种之多。他们分处不同的环境，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语言和传统，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发展水平显得极不平

衡。尼格罗黑人的部族最多，其语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苏丹语系，一是班图语系。大约有350种语言属于班图语系。属于闪—含语系的豪萨语在历史上曾被用作西非各族之间的交际语和商业用语。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操科伊桑语系，俾格米人则接受了征服者班图人的语言。

骄阳赐予肤色

非洲的黑人居民在人种构成上，自古有3个分支：尼格罗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

尼格罗人是非洲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种族，多从事农耕和游牧。他们肤色极深，发质硬而卷曲，阔鼻大眼，面部扁平，唇部鼓胀，下颌突出，下肢修长。尼格罗人种亦可分为3个类型：苏丹人、尼罗特人和班图人。尼罗特人因发祥于尼罗河中上游而得名，这是个“巨人”种族，男子平均身高达180厘米。著名的努尔人、丁卡人、努比亚人、马赛人等，都属于尼罗特人。苏丹人的肤色最深，分布在赤道以北、几内亚湾沿岸和撒哈拉南部。苏丹黑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国家，但自15世纪起，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猎取黄金、象牙和“奴隶”的对象。赤道以南，肤色较浅的班图黑人广泛分布，大约有300个部族属于这个类型。班图人在纪元前后从赤道附近南迁东移，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扩散到整个赤道非洲、东非和南非地区，改变了半个非洲的居民布局。

俾格米人，即“矮黑人”，学名尼格列罗人，以身材矮小著称，平均身高只有150厘米不到。棕褐色皮肤，卷曲的头发，比起尼格罗人，他们有较高的鼻子和较薄的嘴唇。长期攀缘狩猎，使他们的手显得特别长。在远古和上古时代，俾格米人曾广泛分布在非洲各地，后来随着班图人的迁徙和热带雨林地区的缩小，他们的居住地渐渐收缩到赤道雨林地带。长期在密林深处生活，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森林之子，一旦离开森林，他们的身体机能就会失调，甚至过不了多久便会生病死去。

科伊桑人也同样受到班图人迁徙的影响而一再南退，分布地区逐渐缩小，17世纪被挤到了非洲的最南端。他们的皮肤呈古铜色或黄色；头发稀疏而短，卷曲成胡椒粒状；脸上常有许多皱纹；耳垂几不可见；上唇微翘；身材比俾格米人稍高；臀部肥大且突出，尤其是妇女。他们生活在沙漠和丛林之中，熟悉动物习性，擅长使用弓箭和陷阱，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是科伊桑人的两大分支。在最干旱炎热的艰苦环境中，在没有国王的土地上，能歌善舞的布须曼人，自古以来过着祸福与共的群居生活，并发展出最活泼乐观的性格，是沙漠边缘一抹奇丽的艳色。

非洲黑人各部族大都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面语言，只有很少几个部族曾经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创制了本族文字。在文明最盛的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纸草书可以给我们描述一幅幅丰美的历史画卷，而镌刻在巨石碑上的古麦罗埃文字至今无法破译。

一千年的迁徙



非洲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方，形成这种状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阿拉伯人向北非和东非海岸的迁移，一是班图人由赤道向南、向东、向西的大迁徙。

班图人是尼格罗人种中较大的一个分支。他们最初居住在赤道附近，从公元第一个世纪开始，就从自己的故乡陆续向南部非洲的广阔地域扩张。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千多年。

班图人为何会一再离开故乡？有人说是游牧部族的排挤，有人说是破坏性的战争，而最可能的原因是“人口爆炸”的结果。最初，从诺克人那里学得了先进的冶铁和制作铁器工具技术的班图人，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清理树林、开垦荒地的速度大大提高，而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但是，他们的农耕运作极为粗放，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需要，只好向外扩展和迁移。他们穿越草原，顺河而下，再翻山越岭，每次经过一个地方，总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又有一部分人继续前进。

迁移过程的具体情况据说是这样的：班图人从事农牧业混合的经济，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村庄周围50公里的地域，频繁的放牧垦殖使地力很快就消耗殆尽，生态环境恶化。班图人便在雨季结束、收获了庄稼后，赶着畜群，带着粮食、工具，向外寻找新的生存地域。他们一般日行5公里，10天后定居到一个离老家50公里的新

地方，建造房屋、放牧耕作。5年后继续迁徙，这样10年就可迁移100公里，1个世纪就是1000

公里。在迁徙过程中，还经常因争夺土地、牧场和牲畜发生部落战争，有时后来者会赶走先到者，所以迁徙速度不断加快，如浪潮般推进。

班图人的迁徙大致分为东、南、西三路，足迹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影响十分深远。往东迁徙的班图人在到达东非沿海地区后，部分与当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混合，形成斯瓦希里人，部分则在坦桑尼亚境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南线是班图人主要的迁徙线路，他们的迁徙成波浪式推进，第一波的迁徙到达鲁伍马河与赞比西河之间的地区，然后是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河间地带，最后在19世纪初，祖鲁部落联盟建立，势力范围覆盖了南非大部分地区和莫桑比克的部分地区；往西则是班图人最先迁徙的方向，如今这些先驱者的后裔生活在北部热带森林和南部的草原地带中。他们以巨大的力量



▲作战时，善于制作毒长矛的班图人常常戴上巨大的帽子，借以增加高度，或让外貌变得可怕，以达到恐吓敌人的目的。

排挤了黑黄肤色的科伊桑人和个子矮小的俾格米人，前者被挤到最南端，后者被迫收缩到赤道雨林区。布须曼人与班图人交战的岩画现在还留存在德拉肯斯堡山的峭壁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班图人迁徙也给予移入地区带去了先进的铁器锄耕农业文化，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促进了黑非洲的开发与发展。第一批来到坦桑尼亚的班图人把这以前只有猎人兼采集者居住的地区开辟为耕地。同时，迁徙过程中的互相流动和融合，加之战争的需要，促使原始氏族逐渐瓦解，大的部落联盟渐渐建立，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家组织，从而奠定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一面发展自己独特的文明，一面将沿途的文明融入自己的系统。在超过十个世纪的迁徙中，形成了一些文明中心，如冈比亚河口至喀麦隆火山一带的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具有很高的手工艺水平；刚果文明则是西迁的班图人建立的一个强大的文明，有着成熟的政治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大津巴布韦”是哈拉雷以南一处宏伟的花岗岩巨石建筑，据考证，以此命名的“大津巴布韦文明”，也是由非洲人建立的；此外，马蓬古布韦文化也是班图人迁入南部非洲以后建立的文化，历史可追溯到铁器时代。

地理环境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位于浩瀚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北临地中海，与欧洲若断若连，与亚洲一衣带水。由于赤道横贯中部，其自然景观大致呈对称分布在赤道南北两边。非洲很少半岛和深海湾，沿海岛屿也相对较少，整个轮廓完整而单调，沿海地区又低又窄，海岸线几乎是平直的。它没有内海，也缺少天然的优良港湾可以保护停泊的船只免受风浪袭击。

这块大陆的地形起伏非常强烈，整片整片的高原和台地四处隆起，心脏地带却陡然深陷，形成四个大盆地；大陆东部和南部有一道长达7000公里的大裂谷，裂谷边缘的巨大火山、谷底30多个大小湖泊，在几千公里地带上连成串。这些地区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植被茂密、鸟兽众多，远在史前时期，这种优越而多变的生存环境，就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罕有的适宜条件，并且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

非洲大陆地势东高西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因而大陆的水系大多流入大西洋和地中海。其四大河流——尼罗河、刚果河、尼日尔河、赞比西河，都是上游多山，河道狭窄，中游多沼泽，下游多瀑布，而河口三角洲地带又因河水含沙量大造成汉流密布，使船只既难航行又难靠岸。因此，非洲的内河航运发展阻力重重，人们只好更多依靠骆驼和人力运输货物。如此形成的极端困难的交通，也是造成非洲内陆各族人民与外界长期阻隔的原因。

因整个大陆75%以上的面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从赤道热带雨林区向南北回归线延伸，纬度越高，气候越干燥。在南北两个副热带高压带下，展布着卡拉哈里沙漠、纳米布沙漠和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离开赤道线更远的地方，则是广阔的稀树草原，一年被旱季和雨季大致平分。浩瀚的沙海阻碍了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频繁交往，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很长时期内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

拂去古文明的尘沙 *Tick off the Dust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阿非利加”，在拉丁文中是“阳光灼热”的意思。

在这片终年烈日照耀的

广袤大地上，

充满了各种极端：

两端是无垠的荒漠，

中央是茂密的雨林；

赤道边突起高耸入云的雪山，

高原上又忽然劈开

最深的大裂谷；

恶劣的自然环境

却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

▶ 骆驼。在撒哈拉到处都能遇见风格化的、公式主义的或几乎现实主义的骆驼岩画。



撒哈拉南北



在古代文明发展的多极格局中，非洲占有一席之地。北非沿海曾经是地中海古代文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在北非、东非沿海及西苏丹等地的传播，使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在广大撒哈拉以南地区，即“黑非洲”，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人文化。

撒哈拉最初并不是一片沙漠，它曾经雨水充沛、河流纵横，是一片温

暖湿润林深草密的沃土，既宜农，也宜牧，非常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更是野兽成群，水草丰美，人烟极为稠密：西北部的猎人是柏柏尔人的祖先，东部的牧牛人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祖先，南部的渔民和农民则是尼格罗人的祖先。撒哈拉大量的岩壁画上留下了他们的形象和生活图景：牛群、羚羊、象、河马；田间劳作的妇女、执投枪的猎人；舞蹈、祭祀的热闹场面等等。

但是，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后，这里的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湖泊与河流逐渐干涸，而沙漠化的加速大约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到了公元前1000年时，已大致接近今天这个样子了。在罗马帝国初期，也就是公元1世纪，撒哈拉仍然能牧马，4世纪后才出现了大量的骆驼。而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两千年中，沙漠的持续扩大迫使非洲人的祖先向西北、西南和东部断续迁移。他们留下的石器工具和岩石壁画随着迁移的脚步遍及整个撒哈拉。

在撒哈拉以南的广漠区域，一面对着大沙漠，三面环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

剩下向北滚滚流淌的尼罗河。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古代黑非洲人民独自面对气候逐渐恶化的挑战，经过无数艰难险阻，不仅掌握了近四十种作物的种植方法，还饲养牛、山羊、绵羊，并上山入林，使用自己发明的弓箭猎取野兽。公元前500年左右，他们已经学会了金属冶炼的方法。随着装备逐渐精良，他们成为很好的农夫和猎手，建立了定居区。村庄之间，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接着，野心勃勃的强大部落逐步控制了弱小的邻近部落，一个个城邦与王国开始诞生。

在西非的大草原上，商业城镇首先出现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初期，并与周围的地区建立起最早的贸易网络，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组成部分，通过在南部森林与北部热带稀树大草原之间进行黄金及其他珍贵商品的贸易，这个帝国变得异常富强。而在遥远的非洲东部，沿着印度洋海岸，一些建筑在珊瑚石上的海港城市以斯瓦希里为中心逐渐发展壮大，日益强盛。8世纪，斯瓦希里商人从波斯湾进口陶瓷，再将其销往非洲内陆。到了10世纪，在南方的津巴布韦高原，干旱贫瘠的牧场上崛起了一系列彼此独立、相互竞争的城邦国家，他们就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大津巴布韦人的祖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活跃繁荣的贸易网络将这些城邦国家与斯瓦希里海岸联系到了一起。

尼罗河上下

传说，古埃及人崇拜掌管水流的奥西里斯神，但是这位造福人类的天神不幸被害，其妻伊西丝悲痛欲绝，终日哭泣，以至于滔滔的泪水汇集成了尼罗河。事实上，尼罗河是一条靠雨水滋养的季节性河流，其源头在东非高原，河道纵贯非洲大

▼ 水彩画：白尼罗河希尔地区的士兵和牧民。

